

主要人物總表：

拉斯科爾尼可夫家庭

洛地昂·羅曼諾維奇·拉斯科爾尼可夫 (Родион Роман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
彼得堡一個二十三歲，因貧困輟學的法律系大學生，（暱稱：洛地亞）

阿芙多佳·羅曼諾夫娜·拉斯科爾尼可娃 (Авдотья Романовн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
洛地亞的妹妹，（暱稱：冬妮婭、冬妮契卡）

普爾切利婭·亞歷克山德洛夫娜·拉斯科爾尼可娃 (Пульхе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
洛地亞和冬妮婭的母親。

馬姆拉道夫家庭

索菲婭·謝苗諾夫娜·馬姆拉道娃 (Софья Семён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

謝苗·沙克哈羅維奇·馬姆拉道夫第一任妻子的女兒，因貧困輟學，被迫當妓女養家糊口。（暱稱：索尼婭）

謝苗·沙克哈羅維奇·馬姆拉道夫 (Семён Захарович Мармеладов) ..
失業的政府小官員，酒鬼。

卡捷琳娜·伊萬諾夫娜·馬姆拉道娃 (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
謝苗·沙克哈羅維奇·馬姆拉道夫的第二任妻子，患有嚴重肺病，最後精神失常。

波麗娜·米哈伊洛夫娜·馬姆拉道娃 (Поли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
索尼婭的妹妹，十歲（暱稱：波蘭卡）

可利亞和麗達：卡捷琳娜·伊萬諾夫娜·馬姆拉道夫的兩個小孩。

斯維德利蓋洛夫家庭

阿卡地・伊凡諾維奇・斯維德利蓋洛夫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видригайлов) ∴
外省的小地主，冬妮婭的前任雇主。

瑪法・彼得洛夫娜・斯維德利蓋洛娃 (Марфа Петровна Свидригайлова) ∴
斯維德利蓋洛夫的妻子。

伊凡諾夫家庭

阿裡奧娜・伊凡諾夫娜 (Алёна Ивановна) ∴ 女典當主。

莉莎維塔・伊凡諾夫娜 (Лизавета Ивановна) ∴ 女典當主的妹妹，癡呆弱智。

彼得・彼得洛維奇・魯辛 (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ужин) ∴
冬妮婭的未婚夫，到彼得堡來發展事業的律師。

德米特裡・普洛柯費奇・拉佐米欣 (Дмитри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 Разумихин) ∴
洛地亞大學時期的同學，也是洛地亞的朋友。

佐西莫夫 (Зосимов) ∴ 拉佐米欣的朋友，洛地亞的醫生。

安德列・謝苗諾維奇・萊伯茨也特尼可夫 (Андр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безятников) ∴
魯辛在彼得堡同住一間公寓的室友，是個烏托邦理想主義者。

包弗利・彼德洛維奇 (Порфирий Петрович) ∴ 警察局檢察官

伊裡亞・彼得洛維奇 (Илья Петрович) ∴ 警察局中尉警官，副局長。性格暴躁，外號「炸藥桶」。

尼古丁・弗米奇 (Никодим Фомич) ∴ 警察局長

亞曆克山德・格利高裡耶維奇・紮米托夫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Заметов) ∴
拉佐米欣的朋友，警察局書記官。

尼古萊·德曼提夫（Николай Деметьев）：油漆工。

伯拉斯柯夫娜·巴甫洛夫娜（Прасковья Павловна）：

拉斯科爾尼可夫（洛地亞）的房東（暱稱：帕申卡）

娜斯塔西亞·彼得洛夫娜（Настасья Петровна）：

拉斯科爾尼可夫（洛地亞）房東的僕人，拉斯科爾尼可夫的朋友。

阿瑪麗婭·伊萬諾夫娜·利泊凡克塞爾太太（又名：阿瑪麗婭·費奧多洛夫娜·利泊凡克塞爾）：
馬姆拉道夫一家的房東，德國人。

卡波諾莫夫：索尼婭的房東。

瑞斯立克太太：斯維德利蓋洛夫的房東。

巴卡萊也夫：冬妮婭的房東。



第一卷

1

章物
本人

洛地昂·羅曼諾維奇·拉斯科爾尼可夫／阿裡奧娜·伊凡諾夫娜

七月初一個十分炎熱的晚上，一個年輕人從他租住的第七小巷的一棟公寓樓裡走了出來，似乎很猶豫地，慢慢地朝著K橋走去。

下樓的時候，他成功地避開了女房東的視線。他所住的閣樓是在一幢五層樓房的頂層，與其說那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一個壁櫥。每天為他提供膳宿和服務的女房東就住在他的下一層。他外出必定要經過她的廚房門口，而廚房的門一直是開著的。每次經過那裡時，年輕人總是有一種病態的害怕心理，使他皺著眉頭好像感到羞恥一樣。他欠了女房東的房租無法償付。他很怕撞見她。

這倒不是因為他懦弱和卑賤，其實恰恰相反。最近，他一直處於一種反應過激、暴躁易怒的狀態中，似乎有點變成憂鬱症了。他如此全神貫注於自己，把自己和其他人隔離開來，以至於不僅害怕見到他的女房東，而且還害怕見到任何人。顯然貧窮已經把他壓得近乎崩潰了。但是最近他已經不再關心自己生活的重擔，他對於社會上重要的事情也很漠然，他想要幹些什麼事情的一切願望也早已經消亡無存。他放棄去關心那些實際上重要的事情，他已經失去這種關心的動機了。沒有任何一個女房東可以做出使他感到有絲毫恐懼的事情。但是他不願意被女房東堵在樓梯上，被迫聽她那些瑣碎、無聊的流言蜚語，糾纏著要他付房租，威脅他，抱怨他。他也不願意絞盡腦汁去尋找藉口，去搪塞，去撒謊。不！他寧可像一隻貓那樣悄悄地爬下樓梯溜出門去。

可是今天晚上當他走到街上時，他卻強烈地意識到他的恐懼。「我到底是怎麼了？我想做那件事，可是又被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嚇住了？」他的臉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唔……是啊，一切都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稍一膽怯，就會從手中溜掉了。這是不喻自明的道理。知道人最害怕什麼，是件有趣的事。邁出新的第一步，或說出新的見解是讓人感到最害怕的……我說得太多了。這是因為我只會空口說白話。或者也許是因為我什麼也不做，才會變得盡說一堆空話。上個月我學會了光說不練，整天躺在我的小屋裡想著巨人殺手傑克，之類的無聊事。我為什麼現在去那裡？我有能力做那件事嗎？那件事很嚴肅嗎？一點也不。這只是個我自樂的幻想，玩玩而已。是啊，這只是玩玩而已的。」

街上很熱，空氣像是凝滯般的令人窒息，人聲喧鬧嘈雜，塵灰滿天。周圍到處是搭鷹架的材料、磚塊、塵土以及彼得堡街上蔓延著的特殊臭氣。夏季沒有條件出城避暑的人們非常熟悉這些，而所有這一切都使這個精神上已經極度緊張的年輕人更加感到痛苦。城市的這一區裡開滿許多酒吧，這些酒吧裡散發出熏天的臭氣。雖然這天是工作日，但卻在路上不斷地遇到許多醉漢，這幅街景真令人作嘔，更令人感到痛苦，年輕人優雅的臉上閃現出極其厭惡的表情。順帶一提，這位年輕人非常英俊，比中等身材的個子還高一些，修長而結實，有著漂亮的黑眼睛和一頭黑褐色頭髮。他很快陷入了沉思，或者更精確地說，他的腦袋裡一片空白，神遊物外。他自顧自地向前走著，對周圍一切不屑一顧，嘴裡不時地在嘟囔著什麼。他承認自己有自言自語

的習慣。這時，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思維很混亂，而且他的身子也很虛弱，幾乎有兩天沒進食過任何東西了。

他的衣著想必是很襤褸的了，套上他那樣破舊的衣服在街上走，任誰都會感到難為情的。但是在城市的這一區，任憑你穿得怎樣簡陋都不會在有人在意，也不會引起大家的側目，這大概是由於鄰近乾草市場²的緣故吧。這裡充斥著妓院，而且彼得堡市中心街頭巷尾聚集的居民，大多數都是些不三不四的商人、狡猾的市儈，以及打工的臨時工，各種各樣奇怪的人都有，你看到了準會覺得愕然的。正因為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們如此混雜，所以即使再怎麼古怪的人，也難以引起大家的好奇。這位年輕人的心裡積累了滿溢的苦楚和被侮辱的感覺，他因此憤懣地藐視著眼前的一切。年輕人雖然也會講究自己的完美和整潔，但是他在街上最不在乎的就是他的破舊衣衫，只怕有時碰見了熟人或老同學，倒會感到有些異樣。是的，他是無論何時都不情願碰見他們的。這時，一匹高頭大馬拉著的馬車經過他的身旁，坐在裡面的一個不知爲了什麼，也不知要到哪裡去的酒鬼用手指著他大聲喊叫，「喂，你這個戴德國帽的瘋子」，年輕人被這突如其來的一驚嚇得停下腳步，木然地站著，雙手顫抖地抓緊了自己的帽子。這是一頂齊默爾曼製作的高頂硬禮帽，帽子已然磨破了，帽沿上都是髒兮兮的鏽色，顏色也已褪掉，形狀被扯得歪歪斜斜的，簡直不像一頂帽子了。但他倒並不因此覺得羞恥，他是被另一種類似恐懼的情緒抓住了。

2 彼得堡最大的市集。

「我知道。」他在驚慌中自言自語道，「我早知道會是這樣！這是最糟糕的！我真是太愚蠢了。這種細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足以毀掉整個計畫。哎呀，我的帽子太引人注意了……穿了這樣破舊的衣服自然應該戴一頂便帽，不管怎樣陳舊的便帽，只要不是這個怪東西。沒有人戴這種帽子，這種帽子遠遠地就會引人注意，人家會記住的……要緊的是，人家會記住的！這會給有心回憶的人提供一些蛛絲馬跡。做這種事情的人應該盡力地去減少旁人的懷疑和注視……這些細節是事關大局的。正是，這些小事情常常可以毀掉一切的哩……。」

離那裡沒有多遠了，其實他心裡很明白從他住的房子門口算起正好是七百三十步。他在夢裡已經數過一回。那時，他並不怎麼相信那些夢，只是被夢中那些令人驚駭、大膽的、不顧一切的行爲刺激著。如今過了一個月後，他看待那些夢的態度便有點不同了，他在滔滔不絕的自言自語中雖然常常譏諷著自己的懦弱和寡斷，但已經不由自主地把這個「可怕的」夢看作是一件想要去證實勇氣的事，雖然他自己還沒有把它變爲現實。但此刻他正在演練著這件事，每向前走一步，他的神經就愈加緊張興奮。

他懷著一顆沉重的心緊張地、顫抖著走近了一幢大樓。這幢大樓的一面朝著運河，另一面對著街道。它被分隔成很小的房間出租給各種行業的人——裁縫、鎖匠、廚師、形形色色的德國人、自力更生的婦女和小職員等等。這幢樓房的兩道大門和前後庭院總是不斷有人進進出出，大樓裡還雇傭了三、四個門房。這位年輕人悄悄地走進右邊的大門，上了樓。很幸運的是，他一個人都沒有碰到！這是條後樓梯，陰暗而且狹窄，但是他已經很熟悉了，知道如何行走。他喜歡這樣黑暗的環境，可以不必擔心遇到任何好奇的眼光。

「如果我現在就這樣害怕，那麼我真正要去的當下該怎麼辦？」當走到四樓時他不禁這樣問自己。在那裡，他被幾個搬運工擋住了路。這幾個搬運工正在把傢俱從一個房間中往外搬。他知道這個房間是一個德國公務員和他的家眷居住的。而此刻那個德國人正在搬家，因此這層樓除了一個老婦人外就別無他人居住了。「不管怎麼說，這可是一件好事啊！」他邊想著，邊拉著那老婦人的門鈴。那門鈴發出一陣微弱不清的鈴聲，好似這門鈴是錫做的，而不是銅做的。這種樓房裡的小房間都裝著那樣的門鈴。他已經忘記了那種鈴的聲音了，但是現在它特別的鈴聲好像使他想起了什麼事情似的，並且將這件事情清楚地呈現在他的面前——他已經開始了，他的神經分外緊張起來。一會兒，那門打開了一條縫。那個老婦人用一種明顯不信任的眼光透過門縫看著她的來客，除了在黑暗中露出她的小眼珠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她看見樓梯平臺上有不少人，便大著膽子把門打開了。年輕人跨進那個從小小的廚房分隔出來的陰暗門廊。老婦人默不作聲地面對著他，用質疑的眼光看著他。她是個六十歲出頭，瘦小得出奇，乾枯如柴的老婦人，眼神卻銳利而兇狠，有著一個尖尖的小鼻子，失去光澤的花白頭髮上塗了厚厚的一層油，沒有包頭巾。她細瘦的像雞腿一樣的長脖子用一塊法蘭絨破布圍著打了個結，她似乎不覺得熱，在肩膀上披著一條齷齪的黃色毛皮披肩，不斷咯咳，呻吟著。這時，從她眼裡又露出懷疑的閃爍眼神，這位年輕人一定是帶著一種異樣的表情看著她呢。

「拉斯科爾尼可夫，我是個大學生，上個月我來過這裡。」他向她半鞠躬，急匆匆地輕聲說道，因為他覺得他應該更加有禮貌些。

「我記得，先生。你來過這裡，我記得很清楚。」老婦人毫不含糊地答道，仍舊把她的眼光灼灼地盯在他的臉上。

「現在……我爲了同樣的事情又來了。」拉斯科爾尼可夫繼續說著，對於老婦人的懷疑態度他感到有些吃驚和不安。「也許她習慣如此，只不過上次我沒有注意到呢！」他狐疑不定地思忖著。

那老婦人頓了頓，像是有些猶豫；然後側身讓在一邊，指著房門，讓來客在她前面走去，說道：「進去吧，先生。」

年輕人走進了房間。那時，黃昏的餘暉已溜進屋內，牆壁上糊的黃色壁紙、粉紅色的天竺葵和平紋細布窗簾都給照得分外明亮。

「太陽在那個時刻也會是如此照耀著的吧！」這偶然的想法從拉斯科爾尼可夫的腦中一閃而過，他迅速地環視房間裡的所有擺設，盡其可能地注意到每樣物品，並且記住它們的位置。房間裡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所有的傢俱都很陳舊，而且都是用黃木製成的：一個很大的彎木靠背沙發，一張橢圓形狀的桌子放在沙發前面，兩扇窗戶之間擺著一張有鏡子的梳妝台，幾張椅子倚靠在牆邊，牆上掛著兩、三幅不值錢的畫，都鑲在黃色的框架裡，上面畫的是日耳曼少女手上捧著鳥兒，就這些了。此外，在牆角一個小聖母像前有一盞點著的長明燈。一切都收拾得非常乾淨，地板和傢俱擦得很亮，一切都在閃閃發光。

「想必是莉莎維塔收拾的吧。」他想著。整間房間裡看不到一點塵埃！

「只有那些兇狠潑辣的老寡婦們的房間裡能夠如此乾淨吧。」拉斯科爾尼可夫想著。他偷偷地又把好奇的眼光投向另一個小房間的門簾上，那個小房間裡放著老婦人的臥床和抽屜櫃，以前他從未朝那邊看過一

眼。在這間公寓裡兩個房間是相連在一起的。

「你有什麼事啊？」老婦人走到房間裡厲聲問道，和以前一樣站在他面前，直直地看著他的臉。

「我有些東西想拿到這兒來典押。」他說著，從口袋裡取出一塊扁平的舊銀錶。錶的背面刻著一個地球，錶鏈是鋼製的。

「可是你上回典押的東西已經到期了。前天就滿一個月了。」

「我會再付妳一個月的利息的。請稍緩一緩！」

「可是先生，只要我喜歡，我會決定是等你的利息，還是馬上把你的典押物賣出去！」

「這只錶妳願意給我什麼價錢呢，阿裡奧娜·伊凡諾夫娜？」

「你這種亂七八糟的小東西能值多少錢？上回你拿來的戒指，我付給你兩個盧布已經很吃虧了。人家一個半盧布就可以在珠寶店裡買到一個差不多新的。」

「給我四個盧布好嗎？這只錶是我父親留給我的。我要贖回去的，不久我就會弄到一點錢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一個半盧布，而且利息要先付。」

「一個半盧布！」年輕人不覺喊出聲。

「請你拿回去吧。」老婦人將錶還給他，年輕人接了下來，他非常氣憤地想要立刻離開這裡，可是他又馬上克制住自己的衝動念頭，因為他想到並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脫手，而且他來這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呀！

「給我錢吧。」他憤懣地說道。

於是，老婦人在口袋裡摸索鑰匙，消失在門簾後面，進了另一個房間。年輕人被孤零零地留在房間中央站著，他好奇地傾聽著老婦人的動靜，思索著，他能夠聽見她在裡面打開那抽屜櫃的聲音。

「那一定是第一個抽屜。」他想著。「是的，她把鑰匙放在右邊的一個口袋裡，一大串鑰匙都拴在一個鋼環上……其中有一把鑰匙，比其他的大三倍，帶著深深的凹齒。那不會是開抽屜櫃的鑰匙吧！……我想必定另外還有其它的櫃子或保險箱吧。……這倒是值得知道的，保險箱往往是用那類鑰匙開的……可是這一切太有辱我的人格了！」

老婦人回到房間裡來了。

「這樣吧，先生。一個盧布的月息是十個戈比³，我先從一個半盧布中扣下這個月十五個戈比的利息。我以前借給你兩個盧布，現在一同結算，你應該給我二十個戈比。合計是三十五個戈比。那麼，你這只錶我只能給你一個盧布又十五個戈比了，這裡就是你的，拿去吧！」

「什麼！只剩下一個盧布又十五個戈比嗎？」

「是的。」

年輕人不再與她爭辯，只得忍氣吞聲地拿了錢。他看著老婦人，並不急忙離開。似乎還有什麼事情要說或者要做，但是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是什麼事情。

3 盧布是俄羅斯的法定貨幣，一盧布等於一百戈比。

「過一、兩天我也許會拿另外一些東西來給你，阿裡奧娜·伊凡諾夫娜，一個很值錢的東西，銀的，煙匣，我從朋友那麼一拿回到就送過來……。」思路混亂中，他突然停止不說了。

「到那時再說吧，先生。」

「再見，妳經常一個人住這兒嗎，妳的妹妹不和妳一起住嗎？」他走到門廊的時候，盡可能顯得隨便地問她。

「我妹妹和你有什麼關係呢，先生？」

「噢，沒有什麼關係，我不過隨便問問而已。妳反應過度了……。再見，阿裡奧娜·伊凡諾夫娜太太。」

拉斯科爾尼可夫茫然若失地走了出來。這種茫然的感覺變得越來越強烈了。當他下樓時，手腳竟然不知所措，甚至停下來，木然地發了好幾次呆，彷彿受到什麼念頭刺傷一樣。當他走到街上時，他情不自禁地喊著：「哦，上帝呀，這一切是多麼令人憎惡呀！我難道真的會，真的會……。不會，絕不會，這是胡說八道，這是廢話！」他堅毅地接著說，「那樣殘忍的事情怎麼會跑進我的腦子裡來的？我心裡竟能容下這樣骯髒的事情？不錯，整整一個月我都是極其骯髒，狼狽，可恨，可惱！……」他那煩亂的情緒是無法用任何話語和感嘆來表達的了。在他到老婦人那邊去的時候就開始感到的那種扭曲的、壓迫著他胸口的那種強大的壓力，此刻確實已達到了如此的強度，以至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樣從中解脫。他像個醉漢似的，東歪西倒地沿著人行道走去，旁若無人似地推撞著經過的行人。直到走到第二條街時，他才恢復了原來的意識，抬頭一看，

自己已經在一家酒店門口了。有階梯通入這酒店，從人行道一直可以走到地下室。這時正好有兩個酒鬼從裡面出來，一路嬉笑，互相攙扶著從階梯走上來。拉斯科爾尼可夫不假思索，立刻便向階梯走去。他以前從未進過酒店，不過今天他感覺眼花撩亂，並且被一種熾熱的欲望所糾纏著。他覺得自己的神志恍惚是因為饑餓的關係，渴望來幾杯冰冷的啤酒，他在污穢黑暗的角落裡找到一張油膩的小桌坐了下來。喝過了幾杯啤酒，他方才覺得舒服許多，他的頭腦也清楚得多了。

「一切的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呀！」他滿懷希望地說道，「沒有什麼可以煩惱的事情！只是我自己身體系統的偶爾紊亂。一杯啤酒、幾塊麵包——立刻便可恢復原狀，心神自然就清明了，意志也自然就安穩了！唔，這點芥末大的事情，又怎麼足以擾亂我的心思呢！」

他不管別人會怎麼樣鄙視他、議論他，目前他在精神上是很舒暢的，似乎卸下了千斤重擔。他友善地環顧四周，瞧著屋子裡的人們。但即使在這一刻，他的內心仍然有著某種黯淡的預感，現在這種輕鬆的心情同樣不是正常的。

這時，酒店裡的客人已經很少了。除了他在階梯上看見的那兩個醉漢以外，酒店裡還有一夥人，其中有五個男人，和一個提著六角手風琴的姑娘。就在這一刻，他們也離座走了。他們離開後屋子裡顯得更加寂靜而空洞。這時留在酒店裡的人寥寥無幾，其中一人像是個工匠，已經喝得半醉了，對著一瓶啤酒發呆。另一位是他的同伴，高高的個子，蓄著雪白的髭鬚，穿著一件短上衣，酩酊大醉地躺在長椅上酣睡著。可是他在睡夢中，不時地彈著手指，雙臂張開著，上半身在長椅上搖晃著，哼著那些沒有意義的副歌：